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漫话夏至

□戚思翠

古人云：“夏至杨梅满山红，小暑杨梅要出虫”、“芒种玉秧放庭前，夏至稻花如白练”。至者，极也，夏至，即“真正”的夏天到了。从这天起，一年里最热的伏天即将开始。夏至，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。在古代，夏至不仅是带有显著气候特点的一个节气，也是一个避暑消夏的节日——夏至节。夏至是如何得名？

据悉，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呢。公元前七世纪，我国先人采用土圭测日影，就确定了夏至。《恪遵宪度抄本》：“日北至，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，故曰夏至。至者，极也。”通常在每年的6月21日至22日，此时，太阳到达黄经90°。夏至又称为夏节，是夏季的第四个节气。夏至节气中不仅蕴藏着古人对天时物候细致入微的观察，也饱含着我国先民的勤奋与智慧。

夏节这天，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、夜晚最短的一天。《礼记》里言：“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蝉始鸣，半夏生，木槿荣。”毋庸置疑，时序迭代总是能与自然生灵心心相印的。这时，万物繁盛至极，鸟啼蝉鸣，草木丰茂，夏花绚烂，晕染铺陈出生机盎然的夏日风情。夏至的风，从上古吹来，悠远、神秘，而生生不息。我国古人将夏至分为“三候”：一候鹿角解；二候蝉始鸣；三候半夏生。鹿的角朝前生，属阳，这时阴气生发因而鹿角脱落；五天后，雄性知了鸣叫；再过五天，喜阴中药草半夏开始生发。此时，便见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之景。林木蓊郁葳蕤，莺歌燕舞，而江淮一带已进入了梅雨季节。“不过夏至不热”，“夏至三庚数头伏”。夏至

虽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，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，夏至后一段时间内气温继续升高。地面受热强烈，空气对流旺盛，易形成雷阵雨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南方，曾精准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，写下了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著名诗句。

古代名人笔下的夏至，是蛙声阵阵，蝉鸣声声，稻花如白练，荷花别样红。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，避暑石淙河，大宴群臣，即兴作《夏日游石淙》诗一首，命从臣奉和，后又作序，命薛曜书写，并刻于山崖壁上。“汹涌洪湍，落虚潭而送响；高低翠壁，列幽洞而开筵。”写出了山水美景的壮阔和悠远。而诗仙李白在《子夜吴歌·夏歌》中写道：“镜湖三百里，菡萏发荷花。五月西施采，人看隘若耶。回舟不待月，归去越王家。”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和昌英叔夏至喜雨》：“清酣暑雨不缘求，犹似梅黄麦欲秋。去岁如今禾半死，吾曹遍漉汗交流。此生未用温三已，一饱便应哦四休。花外绿畦深没鹤，来看莫惜下邳侯。”描述了夏至时节的雨水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，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这个时节对农业丰收的期望和庆祝。

古代夏至，习俗颇多。自周代始，夏至日已有祭神仪式，《周礼·春官》云：“以夏日至，致地方物魃。”意为清除疫疠、荒年与饥饿死亡。此日皇帝要到宫廷外进行盛大祭奠典礼，平民百姓则于家中祭拜祖宗先人，以求平安。司马迁《史记·封禅书》曰：“夏至日，祭地祇，皆用乐舞。”“地祇”即地神。此时祭祀活动，已伴以“乐舞”，规模渐盛。到明清，此习俗仍视“国之大典”。夏至前两个月，内务府就

开始维修斋宫。夏至前三日，皇帝到太庙告请太祖配神，除急事外，不办公事。夏至当日五鼓，太常寺卿率领人员打扫坛台上下内外，陈设祭祀用品。日出前七刻，太常寺卿赴乾清门报时，跪请圣驾诣地坛行祭礼：迎神、奠玉帛、进俎、初献、亚献、终献、撤撰、送神、望燎等。历时两时之久。“夏至日为交时，日头时、二时、未时，谓之‘三时’，居人慎起居、禁诅咒、戒剃头，多所忌讳。”清朝文士顾禄的《清嘉录》里，更加详细描述了清代夏至日祭祀之规。可见，当时人们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。

而于民间，妇女们互相赠送折扇、脂粉等物。《辽史·礼志》里写道：“夏至日谓之‘朝节’，妇女进彩扇，以粉脂囊相赠遗。”彩扇用来纳凉，香囊可除汗臭，粉脂涂抹身体，防生痱子。岳父母给新婚的女儿、女婿“送夏”风俗，要送“八凉”，这“八凉”是凉帽、凉鞋、凉床（备给小外孙）、凉椅、凉枕、凉帐、凉席、凉扇。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。夏至日，北方人吃面条，打卤面、炸酱面、红烧肉面、牛肉面等，有些地方还吃凉面条，叫过水面。江南也有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”之说。面条如阳春面、干汤面、肉丝面、三鲜面、过桥面及麻油凉拌面等。“夏至节，人家研豌豆豆腐，拦蔗霜为，馈送亲戚，杂以桃花杏花红各果品，谓食之不疰夏。”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《仪征岁时记》中记载了古人夏至这天制作各类面食送亲友的情况，还道出夏至吃面能防外感热病的好处。其实此时吃面，还有一个尝新之意，夏收刚结束，新鲜麦子上市，因而夏至节用麦粉做各种的面食，如面条、薄饼

等，得以尝新也。

夏至这天，人们还大秀凉菜、生菜等，因为这时候天气已炎热，吃些生冷之物可以降火开胃，又不至于因寒凉而损害健康。江南有“夏至馄饨冬至团，四季安康人团圆”的谚语，早晨吃麦粥，中午吃馄饨，取混沌和合之意。吃过馄饨，为孩子称重，希望孩童体重增加更健康。总之，夏至到了，要多吃绿豆粥、炒米茶、大麦粥、青蚕豆、凉拌黄瓜、拌凉粉、冬瓜汤、茄子饼等清淡饮食。

夏至也有“九九歌”（即“夏九九”）。“夏九九”是以夏至那一天为起点，每九天为一个“九”，每年九个“九”共八十一天。同样，三九、四九是全年最炎热的时段，与“冬九九”形成鲜明对照。南宋陆泳在他的《吴下田家志》中就记载了“夏至九九歌”，歌谣云：“夏至入头九，羽扇握在手；二九一十八，脱冠着罗纱；三九二十七，出门汗欲滴；四九三十八，卷席露天宿；五九四十五，炎秋似老虎；六九五十四，乘凉进庙祠；七九六十三，床头摸被单；八九七十二，子夜寻棉被；九九八十一，开柜拿棉衣。”

“微风忽起吹莲叶，青玉盘中泻水银”。夏至节气正是梅雨季节。雨水一场连着一场。草木葱茏滴翠，夏花恣意张扬，疯长的青苔固守背阴处，收藏一隅茂盛。山影岑岑黛青，荷风盈香净塘。风荷举，丹砂染，叶碧花柔，水波漫步，诗情画意，美不胜收。夏至已至，浓绿与激情相伴。人们将和这多情的岁月共同接受夏风夏雨的洗礼，并携手共进，去收获一个果实累累的金色秋天。夏至已至，蝉鸣声声，花香氤氲，处处好风光，将人们带入诗与远方。

南瓜花开又一年

□汪丽红

清晨推开窗，楼下绿化带里不知何时冒出几株南瓜藤，鹅黄色的花朵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像极了母亲鬓角的银发。恍惚间，我回到了乡下老宅，那片种满南瓜的菜园，还有永远带着南瓜香的日子。

乡下老屋的墙角，母亲早早挖好坑，撒下南瓜籽。没过多久，嫩绿的新芽破土而出，顺着墙角的篱笆疯狂生长。藤蔓上的叶子像一把把翠绿的扇子，大大的叶片上，毛茸茸的，摸起来有些粗糙。南瓜花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绿叶间。雄花细长，花朵单生，肆意绽放；雌花带着小小的南瓜雏形，像个害羞的小姑娘，躲在叶片后。

我最爱摘南瓜的雄花。细长的花柄套在手指上，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古代的武将，张开手指，伸到旁边的花猫、黄狗眼前，双手不停比画，吓得它们扭头便逃。我学着武将踱步，花柄在指缝间颤巍巍晃成令旗。黄狗把尾巴变成问号躲到南瓜藤下，花猫却突然扑来拍落我指尖的花……母亲有些舍不得，告诫我不要乱摘雄花。她说：“你把雄花摘完了，雌花没能授粉，南瓜也就没有了。”

可是，不摘些雄花也是不行的。它会消耗南瓜藤的养分、水分，导致雌花因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，影响坐果率。于是，母亲趁着竹篮，穿梭在南瓜藤间。她会摘下多余的雄花，仔细清洗，去掉花蕊，再裹上面粉和鸡蛋调成的面糊，撒上些许盐和葱花，油炸。不一会儿，金黄酥脆的南瓜花出锅了。咬上一口，外酥里嫩，面糊的焦香混合着南瓜花淡淡的清甜，是独属于乡下的美味。

除了南瓜花，南瓜也是餐桌上的常客。秋天，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南瓜挂满藤蔓，黄澄澄的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母亲把南瓜切成小块，蒸着吃。蒸好的南瓜，色泽金黄，入口绵软，带着自然的香甜。有时

候，母亲还会把南瓜做成南瓜粥，在大米中加入南瓜块，小火慢熬。浓稠的粥里，南瓜的香甜与大米的醇香相互交融，喝上一碗，从胃里暖到心里。

我最喜欢吃的是南瓜饼。母亲把蒸熟的南瓜捣成泥，掺进糯米粉，面团在她布满皱纹的手中翻飞，不一会儿就变出一个个圆滚滚的小饼。油锅滋滋作响，南瓜饼在油花里舒展，表面渐渐泛起焦糖色的纹路。我踮着脚趴在灶台边，被香气勾得直咽口水。母亲笑着把第一块饼吹凉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送入嘴里，酥软的饼皮，绵密的内馅，甜味里带着柴火的香气，以及母亲的爱意。

“妈妈，我好想吃外婆做的南瓜粥。”儿子小时候肠胃弱，一到换季就吃不下饭。母亲变魔术似的端出一碗金灿灿的南瓜粥。砂锅里的南瓜熬得绵软，米粒吸饱了南瓜的香甜，在柴火的慢炖下化作浓稠的温暖。“南瓜性温，暖胃又养人。”母亲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，一勺一勺吹凉了喂儿子。氤氲的热气里，南瓜的甜香混着母亲身上淡淡的艾草味，成为儿子童年最安心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到城市生活。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南瓜，却吃不出记忆中那份味道。南瓜花在城市里难得一见，偶尔在菜市场看到，也没有母亲做的南瓜花的香气。去年回老家，老宅已经破败，后院的篱笆也没了。邻居说，自从你母亲走后，就没人再种南瓜了。站在曾经的菜园前，我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想起母亲的南瓜粥、南瓜饼……那些年吃过的南瓜，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思念。

楼下的南瓜花开得正艳，风一吹，送来若有若无的香气。南瓜花开又一年了，我想起那个充满温情的菜园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回不去的与母亲相伴的幸福时光，泪水猝不及防滚落，砸在窗台上……



惠州夜景

欧国强 摄

一庭栀子香

□宫凤华

清浅夏日，故园素朴庭院里，几株低矮肥硕的栀子又打朵开花了。朵朵素白点缀枝头，凉风飒至，幽香弥漫，沁人心脾。栀子花香气霸道，只需花开一朵，整院便浸泡于馥郁芬芳里。年迈祖母总俯身低嗅栀子花，脸上漾满笑意，眉眼儿里蓄满温柔和善意。

遥想乡间旧日时光，平实而温醇，缓慢而柔软。门前河水清亮丰腴，河边蒹葭凝绿，蒿蓼摇曳。院角几株栀子绿意葱茏，清淡素雅，掺和着清嫩水草的腥气，扑人衣袂，二胡曲一样绵软、凄婉。栀子疑从《诗经》中翩然而来，村姑一样流泻着风情，古琴一般抚弄流水幽咽。古旧庭院，栀子香气浓辣奔放，片片花瓣里揉进了夏日的热情和浪漫。

栀子洁白无瑕，温润如玉，芬芳沁人。枝叶精致，柔滑如绸，质地纯绵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那是褪尽世俗繁华、散尽灯红酒绿的清谈，衬托着素朴细碎的日子，令人欢欣而知足。清凉夏夜，月色如银，栀子倩影映映在白墙上，悠然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画，似古画，宣纸泛黄，枝影阑珊，留白写意，自生风雅。

田陇阡陌间，或烟雨深巷中，总有身姿袅娜的村妇款款而过。她们发髻上插一朵绿蒂小蕊的栀子花，或在花布小褂前襟上别着一朵素白质厚的栀子花，素洁淡雅，让人想起汪曾祺笔下光着脚丫子的小英子，滑溜溜的发髻上插着石榴花和栀子花，“一红一白，好看得很。”无邪地走在田埂上，走在墨色淋漓的苏北水乡风俗画卷里。

天青色，烟岚薄，祖母会把沾露的栀子轻轻掐下，送给四邻亲友。连过路的邻村人，也时常得到祖母温情的慰藉。祖母沧桑苦涩的脸上，总浮现出甜甜的笑意，夕阳下的身

影涂满油彩，闪烁着圣洁的光辉。

那一年，我在江南古镇徜徉。河埠边古槐荫下有一女孩叫卖栀子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篮子里栀子如襁褓婴儿，粉嫩，静美。人和花相得益彰，如妙手偶得的山水画轴。母亲把南瓜切成小块，蒸着吃。蒸好的南瓜，色泽金黄，入口绵软，带着自然的香甜。有时

候，母亲还会把南瓜做成南瓜粥，在大米中加入南瓜块，小火慢熬。浓稠的粥里，南瓜的香甜与大米的醇香相互交融，喝上一碗，从胃里暖到心里。我最喜欢吃的是南瓜饼。母亲把蒸熟的南瓜捣成泥，掺进糯米粉，面团在她布满皱纹的手中翻飞，不一会儿就变出一个个圆滚滚的小饼。油锅滋滋作响，南瓜饼在油花里舒展，表面渐渐泛起焦糖色的纹路。我踮着脚趴在灶台边，被香气勾得直咽口水。母亲笑着把第一块饼吹凉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送入嘴里，酥软的饼皮，绵密的内馅，甜味里带着柴火的香气，以及母亲的爱意。

“妈妈，我好想吃外婆做的南瓜粥。”儿子小时候肠胃弱，一到换季就吃不下饭。母亲变魔术似的端出一碗金灿灿的南瓜粥。砂锅里的南瓜熬得绵软，米粒吸饱了南瓜的香甜，在柴火的慢炖下化作浓稠的温暖。“南瓜性温，暖胃又养人。”母亲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，一勺一勺吹凉了喂儿子。氤氲的热气里，南瓜的甜香混着母亲身上淡淡的艾草味，成为儿子童年最安心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到城市生活。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南瓜，却吃不出记忆中那份味道。南瓜花在城市里难得一见，偶尔在菜市场看到，也没有母亲做的南瓜花的香气。去年回老家，老宅已经破败，后院的篱笆也没了。邻居说，自从你母亲走后，就没人再种南瓜了。站在曾经的菜园前，我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想起母亲的南瓜粥、南瓜饼……那些年吃过的南瓜，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思念。

楼下的南瓜花开得正艳，风一吹，送来若有若无的香气。南瓜花开又一年了，我想起那个充满温情的菜园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回不去的与母亲相伴的幸福时光，泪水猝不及防滚落，砸在窗台上……

一树榴花开欲燃

□沈顺英

小城夏天，是被街头巷尾的榴花点燃。那簇簇艳红，如陈年朱砂，红得恣意，红得张扬，在斑驳灰墙上泼洒出一片炽热云霞。

浅夏时光，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。火红的石榴花，挂在石榴树的枝头，闪烁于葱茏的翠绿之中。一朵朵红萼流光溢彩，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。那一份鲜艳夺目，那一份生机勃勃，叫人精神振奋。榴花红得恣意奔放，正是“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燃”。

看着那满树朴素而热烈，火红而不张扬的花朵，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心头荡漾。榴花是色彩的大派对，丰盛的色彩挤在一处，点缀在白色的村舍之间，美得汪洋恣肆。一树榴花，静立幽深庭院里，其姿轻盈，其态俏丽，朦胧中深含一份蕴藉，轻风中，独占一种风韵。

榴花，没有玫瑰的娇艳，牡丹的华贵，茉莉的芳香，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夏的自然。榴花的影子投到粉墙上，悠然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，似古画，宣纸泛黄，枝影阑珊，留白写意，自生风雅。榴花，清新而不柔媚，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。

漫步老街，凝眸朵朵榴花，内心一片波光旖旎。花瓣被镀上金边，微风拂过，花枝轻颤，恍惚间，竟分不清是花在燃烧，还是阳光在燃烧。偶尔有花瓣飘落，坠在青石板上，为寂静的小巷增添几分诗意，引得行人驻足，忍不住弯腰拾起，细细端详这夏日的馈赠。

立夏时节，石榴花浅红变成朵朵小金钟，红绿相间且粗重厚实，而花头的部分却轻盈如绸，脉络细润光滑，娇媚的红花衬着叶片俏小的绿树，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老家屋后有一棵粗大的石榴树。每到石榴花开季节，人们就围拢在石榴树下坐着聊天，结网。那时，人们喜欢在清晨或者傍晚，带着各自的新鲜事，相聚于石榴树下。他们悠闲琐碎的谈话声，让人恍若隔世。这种亲切是简单的也是幸福的，让人体味到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。

几位老翁在榴树下下棋，生活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是那样平静，如一颗棋子跳来跳去。平和、干净的空气，悠闲的时光绵软如绸，给人说不出的

欢喜。

徜徉江南古镇，凝望老房子上的雕刻，喜欢雕刻上停滞着的、忘却时间的遇世之美。老房子上，缠枝、连绕的石榴也是常见的，石榴或镶于门楣，或嵌于窗棂，或踞于藻井，是那种直观的简单。感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，将石榴花开的火红和石榴开百子的幸福都融进了市井生活中。

石榴花是富贵的象征，历来被视为吉祥物。唐朝时有结婚送石榴的礼仪，送礼者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，将来多子多孙。石榴是亲友间馈赠佳品。有朋友寄赠水晶石榴，籽粒饱满，晶亮闪光，汁水丰沛。

“石榴花发街欲焚，蟠枝屈朵欲崩云。”生活在长街短巷、阡陌间巷的人们，拥有榴花的热烈谦和，以真实的笑容、热烈奔放的情操，给恬淡的日子平添几分情愫。榴花红艳，在这清浅初夏，为我们酝酿成熟而丰盈的梦。

榴花开欲燃，燃尽了岁月的沧桑，燃亮寻常日子的温暖与诗意。每一朵花，都是时光写给人间的情书，藏着不期而遇的美好，以及长长久久的守望。

黄瓜之味

□邓金蝶

六月，小村庄的清晨很宁静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偶尔几只小鸟轻声啼叫，在空中划过身影。远处青山薄雾笼罩，像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纱。万物刚刚苏醒，我就溜出门，在村子里瞎跑。

黄瓜地里最是热闹。黄瓜藤蔓无目的地在地上蔓延，爬到旁边的架子上、屋顶上。宽大的叶子像一颗颗绿色的爱心，挂在藤蔓上。叶子的表面叶脉清晰，摸上去有些粗糙，背面叶脉长着细小的白色硬刺。在一片绿意里，一个个黄瓜裸露身姿。它们身上都穿上绿色的外衣，一半是翠绿色的，一半是嫩绿色的，还长着黄色的小花，像一个个黄色的小铃铛，也像一个个精美的头饰，在绿色的画卷里格外显眼。它们身上正滴着从叶子上滑下来的露珠，摸上去湿湿滑滑的。地面上的泥土有些湿，我躺地上闻着泥土的芬芳，感受清晨的美好。

我在黄瓜地里闲逛。风来了，叶子也变得

调皮。它们跟着风的旋律自在地摇动、跳舞。它们自由地舞动着，向我传递无尽的欢乐。我被感染了，像一只陀螺一样旋转，一边转一边笑。铃铛般的笑声在黄瓜地里回荡，与风吹过叶子的声音交织。

黄瓜是诱人的，它们是这样饱满。我一手握着黄瓜，一手扯着藤蔓，用力摘下一个黄瓜。手上传来粗糙的藤蔓带来的痛感，不过兴奋的我已经不在乎这轻微的疼痛了。我撩起衣角，轻轻地擦拭，将黄瓜身上的小疙瘩弄掉，再用力一掰，黄瓜顿时分成两半。我咬了一口，口中的黄瓜特别的清脆，特别的清甜，特别的爽口，像甘甜的水，却比水要可口。我陶醉在黄瓜的清甜中，目光满意地向四处扫射。又一阵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，叶子依然在随风摇动。这一刻，我的心也在飘扬，飘过山，飘过海，飘向云。

我喜欢夏天，喜欢儿时

时在黄瓜地里的时光。